



作者简介

张地国，1954年12月生，高级经济师，作家。

1971年10月—1975年12月，重庆市梁平县城东公社播队落户。

1976年6月，返城到重庆长江航运学校读书。

1977年开始，在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工作。

从小喜欢文学，业余时间从事小说、诗歌、散文等写作。从1977年开始，在各地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0余万字。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魂归辽叶河》。

人生格言：横着是一根梁，竖着是一根柱，受伤不自怜，受辱不自卑，得意不忘形。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王金琳生长在美丽的玉宁河畔。从下乡知青，到大学生，到航运船员，她用勤奋好学，努力拼搏的精神，为自己赢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她从平凡的工作中脱颖而出，走上了总经理的岗位，她在房地产开发和金海岸商场经营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成了女强人的典范。她在如日中天的事业中找到了人生价值。为了回报家乡父老，她重返玉宁河畔投资建矿。然而，当她在玉宁河畔再次书写人生辉煌的时候，却因收受贿赂罪而受到法律制裁。

小说用纪实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了王金琳的人生经历，主题鲜明，紧贴现实，情节曲折，形象丰满，友情、爱情、亲情，动人心弦。小说在讲述王金琳成长经历的同时，又用细腻的笔墨讲述王金琳因一时贪欲而自我摧毁的过程。应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反腐倡廉小说，推荐领导干部们品读。



ISBN 978-7-5171-1942-5



9 787517 119425 >

定价：48.00元

Q I N G X I Y U N I N G H E

情系玉宁河

张益川题

张地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系玉宁河 / 张地国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71-1942-5

I. ①情…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0278 号

责任编辑 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3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7 印张

字 数 66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7-5171-1942-5

王金琳自杀未遂！

这个新闻，像一颗炸弹，瞬间就传遍玉宁的大街小巷，传到了东川市金海岸商场。王金琳原是东川市金海岸商场总经理，现任玉宁金华旅游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东川市商业界的知名人物，更是玉宁县家喻户晓的女能人。

据相关消息称：她因涉受贿案而自杀。这个消息让在金海岸商场和玉宁县金华度假休闲区的人们难以置信。在人们心目中，王金琳是个勤奋、正直、热情、坚韧不拔的女能人，咋会成为罪犯呢？她曾为东川金海岸商场的建成、繁荣做出过极大贡献。她的努力，让大批经营户成了亿万富翁。在经营户眼里，她就是一杆旗帜。在玉宁金华度假休闲区，她是不可或缺的主心骨和顶梁柱。谁都不会相信她会与“犯罪”二字联系在一起。然而，检察机关的调查确切地证实了她涉受贿嫌疑的事实。在调查过程中，她在惊骇和恐惧中自杀，结果被人救下，保住了性命。一时间，她成了大街小巷的热议话题，对她的结局表现出不解和惋惜。

病床上的王金琳，此刻梦游在天空。她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的东川，那里的一切虽然已经十分遥远了，但很多事情在她记忆中仍然清晰。她跟着妈妈北上的岁月里，那苍茫的大草原好像还是那么辽阔而又深邃。“哦！”那里还有不堪回首的童年生活。

她的心似乎随着云朵漂到了玉宁河的上空，啊，玉宁河蜿蜒，飘逸地伸向天迹，依然那么绚丽，她仿佛被妈妈拥进怀里，那样温馨，那样平静。一股股暖流仿佛融入到每一根血管里，使她浑身暖融融的，“妈妈……”她十分微弱地低吟了一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冲出了眼窝。

“哎，咋又到东川了，哦，长江边，那一泓江水滔滔东去，却没能带走那份沉重。江水能带去对儿子的问候吗？”“儿子啊！……”她心底里深情地呼喊着，饱含着无尽的思念和牵挂。

“王总……”她好像听见了金海岸经营户在呼喊。“哎，那不是王永芳吗？还有大嫂。”她欣喜地哭了。永芳和大嫂的神情告诉她，她们的生意经营很好。她又恍惚听见了她们由衷的“谢谢！”声。

“哎，咋又回玉宁了？”那错落有致，掩隐在碧水青山中的度假区，在阳光下溢出沁人肺腑的清新之气，那么生机勃勃，那么令人心旷神怡……

啊，清清的玉宁河，静静地流淌，默默地诉说，仿佛在诉说着心中无尽的依恋、期盼，还有那一曲魂牵梦萦的歌……

“啊！”是哪儿飘来的旋律，伤感而沉重，是谁在歌唱，是谁啊，歌声那么感怀、沧桑；是妈妈？是玉川？……又仿佛是从遥远的天际，无垠的夜空中低缓地流淌过来：

谁把我的心，化作满天泪。
潇潇洒洒向空，花仙也心碎。
关山路途遥，我在何处归？
魂牵梦萦里，总是你相随。
如烟岁月中，为你情所醉。
乡泪客中尽，远帆何时回？
冷目映长河，梦里泪为谁？
孤夜思千里，恋你永不悔。
沧桑无尽苦，思你永不累，
寒尘又凝霜，盼着再芬芳。

“唉！”多么哀婉凝重啊，谁写的歌呀，让人心里哀婉、沉重，还有向往、期待。她心里似乎缓缓地泛起微微的暖流，可又控制不住眼里的泪，那是冷泪？是热泪？

第一章

王瑞英最终决定离开东川市了，她心里充满了凄苦和无奈。姑妈劝了她许多次都不管用。来东川十年了，她仿佛过了一生似的。当初，她才十六岁，姑妈带着她从乡下来到这座城市，靠一双勤劳的手帮人洗衣服求生。后来，在街道的帮助下，她才进了永安机械厂当工人。那时，她开心得走路都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对粗黑的大辫子将她那修长的身材衬托得格外窈窕，一双大眼睛闪动着快乐的光。

在工厂里，她成了许多年轻人追求的对象。后来，在姑妈的主导下，她与厂里一名叫黄永强的青年结婚了。他也来自乡下，在厂里干钳工活儿。婚后，她们的生活虽然俭朴，但十分快乐。没多久，就生下了女儿，取名黄金琳。有了孩子后，他们才租了一间房，从工厂的单工宿舍里搬了出来。

从那以后，王瑞英成天忙得不亦乐乎。除了上班、带孩子，还得做家务。黄永强回到家里啥也不做，王瑞英照样干得乐呵呵的。她认为锅台不属于男人的世界。

女儿上幼儿园那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物资供应陡然匮乏。为了家里的生活，王瑞英总是将自己的那份饭从食堂悄悄带回家，再加上一些菜叶煮在一起，让丈夫和女儿基本能度日。后来日子越来越差，连菜叶都很难买到了。家里的艰难让黄永强的脾气日益暴躁，从开始吼叫到动辄殴打王瑞英，她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而王瑞英只是偷偷地抹泪，在外人面前还强装笑脸。人们也发现，王瑞英那漂亮的脸上已隐着哀伤和无奈。后来，黄永强渐渐地不回家了。她还十分担心，可他每回来一次就要动手打她一次，她心里倒不愿他回家了。她还不知道，黄永强已与另一位女人在一起了，那是他家乡的一位姑娘。从此他再也没有往家里拿一分钱。

当王瑞英知道黄永强在外面有了女人后，心里却出奇地平静。她已意识到，黄永强已不属于她。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她去爱。在她的要求下，她们离婚了。当时她下了狠心，除女儿外可以什么都不要。从此，女儿属于了她。

可人生往往是祸不单行，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工厂开始压缩人员，王瑞英在第二批减员名单中公布了。那一刻，她感到天旋地转，瘫坐在地上，控制不住地“啊”了一声，泪珠如泉般涌了出来。她用啥养活女儿呀，她找到了车间负责人，哭诉了自己的困难。车间负责人面露难色地摇着头：“这是国家有困难，需全国人民一起来克服。”那天，她几乎是绝

望地回到家里。只见女儿坐在门前，脸上挂着泪珠睡着了。她的心像被一只无情的手紧紧拽了一把那样生痛。上前一下将女儿紧紧地搂进怀里。女儿醒了，低声地叫了一声：“妈妈，饿！”她鼻子一酸，泪水一下模糊了眼睛。连忙将女儿抱进屋里，从布包里摸出一个生红薯洗了洗，用刀切了半截递到女儿手里。女儿一边用手摸着脸上的泪珠一边啃了一口红薯。接着又将红薯递到妈妈嘴边：“妈妈吃！”那一瞬，王瑞英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女儿莫名地望着她，叫了一声：“妈妈。”她连忙抹了一下眼睛，哽咽了一会才说：“小琳乖，你吃。”

第二天，王瑞英去工厂办离职手续时，车间负责人惊喜地告诉她：现国家也考虑个别有特殊困难的成员可安排到内蒙古云宝钢铁公司工作，厂里考虑到她的困难情况，她若愿意，就可去内蒙古云宝钢铁公司去工作。她没半点犹豫，含着感激的泪水点头同意了。

没多久，王瑞英就带着女儿离开东川市北上去了内蒙古。从那天起女儿就随母姓，就叫王金琳了。王瑞英背上了北上的行囊，带着女儿出发了。火车一声长鸣驶出东川，她放声哭了出来，女儿也哭着叫妈妈，小手还不停地为妈妈抹着泪水。

一连几天坐火车、汽车，女儿晕车得厉害，她那难受的模样让王瑞英心痛得一路悄悄地抹泪。不知过了几天，她们与几百名东川老乡一道来到了云宝钢铁公司的铁矿区，小金琳与妈妈住到一间用坯垒起来的房子里。

王金琳感到这里的天空和大地与东川大不相同了。天空又高又远，大地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她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好奇。可没多久，那新鲜就被夹着黄沙的大风所淹没，第一次感到风能推着她往前走的威力。

王瑞英被分配到矿区设备车间做维修工作，王金琳又进了矿区幼儿园。她听不明白有些同伴的话，时常引得同伴们哄堂大笑，她只是红着脸茫然地望着大伙不知所措。那里的一切又那么陌生。冬天，大地白茫茫一片，刺骨的寒风发出“嗖，嗖”尖利的叫声，寒气像钻进了骨子里似的，让她浑身打哆嗦，上学的路上，她不知在雪地里摔过多少跤。

矿区的工作十分艰辛，住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远，妈妈天天早出晚归。王金琳每天都是最早到幼儿园，最后一个离开幼儿园的孩子。每当妈妈看见她在幼儿园窗前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总是一阵阵酸楚，眼里噙满泪水。回到那土坯房里，金琳就变了一个模样，不停地帮妈妈做这做那，小嘴里还哼唱着：“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糖……”每当那个时候，妈妈的目光里总是闪烁着欢愉的光泽，有时情不自禁地在她的额头上亲一亲。

自然灾害的困难日子并没有随着王瑞英母女俩的北上而离去，物资供给的窘迫让矿区幼儿园压缩了，只留下了部分人口集中的幼儿园，王金琳也因此回

到了家里。妈妈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去上班。上班前，她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叫女儿守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到家里见到了女儿，她又才将心放回到胸怀里。

春天到了，王金琳要妈妈买两只兔子，她要到草原上去割草养兔子。妈妈没有答应，她不能让女儿走得太远，可女儿哭了好几天。王瑞英终于忍不住了，她用三斤粮票换了两只小兔子，女儿高兴得在妈妈脸上亲了一下。从此，这两只兔子成了女儿的知心伙伴。为它们割草、喂草，还与它们说话。时常用妈妈教育她的口气教育小兔子。有时还为它们唱幼儿园教的儿歌。妈妈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为女儿的快乐感到欣慰。

那是全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也是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冬天到了，辽阔的大地银装素裹，茫茫一片，冰凌晶莹。寒气将空气都凝固了，大地都冻得生硬。取暖用的燃料十分匮乏，在草原上能捡到一堆牛粪都是幸运，都会惊喜。看着冷冰冰的屋子，王瑞英的心都碎了，她不能将女儿放在一个没有暖炉的土坯房里。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将女儿带到同事鲁丽珍阿姨家里。鲁阿姨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比女儿年龄大一些，老大开始上小学二年级了。鲁阿姨家里的暖气炉燃料是孩子们从炼铁厂拾回的煤渣。在暖烘烘的房子里，还有几个小伙伴，女儿顿时有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她要与鲁阿姨的儿子们一起去拾煤渣，有了煤渣就能生炉子了，屋里有了暖气，妈妈一定会开心。鲁阿姨儿子不答应，她却提着筐子跟在他们后面一路跑着追赶。在雪地里不知摔了多少次，可她从未哭过一声，一路气喘吁吁紧追不舍，鲁阿姨儿子只好带着她一块去了。打那后，去炼铁厂拾煤渣成了她心中最快乐的事。当她提着一小筐煤渣回到家里时，她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得意和高兴。妈妈回到家里，她张开双手扑了上去，高兴地喊着：“妈妈，有煤渣了。”妈妈看见她那被煤灰抹黑的脸蛋，鼻子一酸，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她连忙张开怀抱将女儿紧紧地拥在怀里。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冬天家里取暖炉的燃料都是女儿拾回的煤渣。可也在那个冬季，妈妈心里留下了永远的痛。

那天，金琳与往常一样，在鲁阿姨儿子的带领下来到炼铁厂的煤渣场。当他们拾到一半时，一辆倒渣车未发现下面的孩子就将一车煤渣倾倒而下。孩子们惊恐地尖叫着跑开，小金琳跑得太慢，那闪烁着暗红色的煤渣流奔涌而来，吓得她直叫“妈妈！”鲁阿姨儿子连忙回头，急忙跑上去拉着她的手朝前跑去。可 he 却被一块煤渣绊倒了。金琳惊叫着“哥哥！”“小琳，快跑！”他正欲爬起来时，几块硕大的煤渣闪着血红色的光，发出“嗞，嗞”的声音，一下撞击在他大腿上，他又一次扑倒在地，只听见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吓得孩子们一下转过身来，惊恐地叫喊着，可他再也没有声音了。“哥——”小金琳惊呼着跑了过去。那倒煤渣的司机吓得大声呼喊：“站住，孩子！”那一声呼喊像雷声一样地响在她头顶，吓得她一下站住了。顿时，孩子们哭声

一片。

从此，鲁阿姨失去了大儿子，她悲痛欲绝，孩子们过早地懂事，为了让屋里有那么一缕暖气，儿子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悔恨不已。她不知道该责怪谁？她只责怪自己。那时，家里穷啊。以至于在往后的岁月里，一提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她都伤痛不已。当时，王瑞英不知用什么语言去安慰鲁阿姨，更不愿用感激的话去抚慰她，她儿子是为了救女儿啊。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王瑞英与鲁阿姨成了最知心的姐妹，她们之间的那份情感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

艰难的岁月总是过得那样缓慢，为了生计，王瑞英还得拼命地工作。为了多采矿石，机械设备的维修量大幅度增加，加班的时间也渐渐增多。晚上时常让女儿孤零零地守望在土坯屋的门槛上，甚至有时就在门槛上睡着了，她心里难受又很无奈。

这对孤儿寡母，不但受着贫困的煎熬，还要经受情感的困扰。王瑞英这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引来周围多少男人狂热的眼光。有的男人甚至时不时明目张胆地挑逗她，瑞英一直小心回避，整天惶惶不安。有一位来自山东的男子叫马朝东，他口无遮拦地在她面前示好。没多久，他居然提出要与她结婚，可他那火爆脾气让瑞英望而生畏，十分果断地拒绝了他。打那后，他总是与瑞英过不去，时常故意找碴与她争吵。于是她在车间主任那里流着泪诉说着心中的不安和害怕，要求调换工作岗位。车间主任将马朝东叫去狠狠训了一顿，没想到可马朝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大胆了。

那是一个加班的日子，马朝东竟然在车间的更衣室里欲对她施暴。瑞英拼命地呼喊，撕打着，工友们及时赶来将他制服。最终他被判了三年徒刑。

那场风波让瑞英伤心透了，人们对她的议论不但未减，反而增多，她陡然一下苍老了许多。鲁阿姨几乎是每天陪着她一道上下班，让她有一份安全感。更多的是劝她再找一个伴结婚，少些麻烦，单身女人真难啊！瑞英含着泪摇了摇头，她担心再找一个男人会对女儿好吗？

那段岁月，王瑞英生活的步履好艰难，好困苦！

三年自然灾害后，人们的物资生活条件渐渐好起来。王瑞英的工作调换到矿场维修组去了。在那里，她认识了守矿场的冯万才，一位来自黑龙江的男子汉，平时语言不多，矿场里的事无论啥时啥地都当着家里的事一般，那么认真、仔细。他老家的妻子在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就去世了，无牵无挂的他住在矿场的一间值班室里，那值班室也成了他的家。自然灾害结束后，他添置了炉灶和一点家什。平日里为了节省，大多是自己做饭吃。大伙有啥事他都是乐呵呵地帮忙。在大伙眼里他是一个老好人。王瑞英有时也带着女儿去矿场玩一玩，女儿那天真可爱的模样让冯万才很是喜欢，还给她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渐渐地，金琳喜欢跟妈妈一块去矿场了。冯叔叔休息时，还带她到草原上

去采小花，捉蝴蝶，她非常开心，矿场上时时传来金琳清脆的笑声。从此，只要女儿去矿场，冯叔叔都要为她备一份饭菜。他的饭菜特别可口，她吃得那特别开心。王瑞英心里对冯万才十分感激。每当她向老冯说“谢谢”时，他总是憨厚地笑着说：“你女儿很乖，讨人喜欢，她让咱心里也乐着。”他除了这句话外，就没有更多的话语了。

王瑞英平时维修量稍多一点的时候，他也总是要帮帮忙。这些设备他早已熟悉透了，做起来也特别顺手。不知啥时候，他在王瑞英面前显得有些局促，让瑞英很不安。

后来，还是鲁阿姨提醒她：“冯万才也许是喜欢上你了。”顿时，她脸发烫，心微微一颤。从那时候起，王瑞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了他身上溢出的男人气息。

有一天，王瑞英加班晚了，她将工具寄放在老冯的值班室时，只见他两眼熠熠闪光地盯着自己，脸红到了脖子，嘴巴张了几下才叫了一声：“瑞英……”他吞着口水说不出话来。“你……”她的心急促地跳动着：“老冯！”瑞英的声音有些颤抖。“嫁给我吧”，他终于费劲地讲出了这句话。

顿时，瑞英红彤彤的脸上泛起惊喜和幸福的神情，她紧紧地咬着嘴唇，两眼凝注着他：“我有女儿啊，会拖累你的。”“瑞英，那也是咱的女儿，咱会好好待她的，放心吧。”他的语气格外厚重而又诚挚。

那一刹那，妈妈的眼里涌起一股热流。许久，她才“嗯”了一声，点了一下头。他猛地一下将她拥进怀里，低声地说：“瑞英，相信咱，一定会好好爱你。”她伏在他怀里，听见了他的心在急促地跳动，她的热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没多久，王瑞英与冯万才结婚了，女儿开心地拍着小手，与冯叔一道将矿场值班室的家什拿到了土坯房里，一个新的三口之家诞生了，他们结束了孤单的日子。以后的日子里，瑞英的眉宇间也总是溢着笑意。鲁阿姨也放心了，她对瑞英说：“老冯这个人是能过实在日子的，你与小琳遇上他也是善缘呀。”妈妈开心地地点着头。

他们结婚后，将那一间土坯房收拾得有条有理、干干净净；生活虽然清贫，但舒适开心，他们还渐渐有了积蓄。

开心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一晃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王金琳背起书包开始上学了。那是矿山子弟小学，许多孩子都相互认识，一跨进校门可开心了，仿佛走进了一个新的殿堂。那时，王金琳的心就像大草原的天空一样透明、湛蓝，对那遥远的天空充满了向往。当老师问她的理想时，她说要上天去，为老师摘下一颗星星。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她的脸一下红了，不安地望着老师。老师开心地笑着点点头表示赞许。

学校成了王金琳向往和快乐的地方。在那里，有小伙伴们唱歌、跳舞、跳绳。还有老师给她们讲新知识。上学和放学路上，她薄薄的，微微向上翘着的小嘴总是高兴地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走路时，一双小脚像麻雀一样地跳跃着，挂在胸前的钥匙也欢快地左右摇动。学校、教室、还有跟妈妈一样面容的老师都是那么美丽。她在睡梦中也哼唱着歌儿。妈妈望着她，紧紧地抿着嘴唇，悄悄地抹着欣慰的泪。女儿的欢快让妈妈的眉头也舒展了许多。每当这个时候，她都情不自禁地吻一吻女儿那稚嫩的脸蛋。

那段日子里，瑞英过得那么踏实、开心。她与老冯一道上街买菜、购物；还与老冯一起带着女儿去草原上放风筝、采野花。生活终于眷顾了她的那份坚韧和勤奋。尤其让她欣慰的是老冯待女儿如同亲生一般。女儿不知啥时候起，不叫他“叔”，而叫他“爸”了。老冯在金琳甜甜的叫声中，真切地感受了初为人父的幸福，他更是加倍地呵护这个乖女儿。王金琳也初次感受到了父爱。那父爱是一种踏实而厚重的爱，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意。每次老冯值班不回家，她都要主动为爸爸送饭去。

当王金琳对读书的向往越来越迫切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草原也遭到风暴的冲击，所有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许多人还没有反应过神来就被“红色潮流”卷走了。为表“忠心”矿区的人们分成了两大派，为证明“忠诚”，发生了派系冲突。一时间矿区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矿区的“红色造反兵团来到矿场抢运矿车辆；那天正是老冯值班，他说啥也不准开走运矿车。造反派几名干将一拥而上，与老冯扭打起来。老冯那墩实而有力的身子像座铁塔似地稳在那里，挥拳将几名造反派打翻在地，造反派恼羞成怒，手握钢钎朝他冲了上去。他左拼右挡，费力地对付着。

这时，他抬头见王金琳提着饭盒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心里一急，大声叫道：“小琳，别过来。”女儿听见他的叫声，看见几个人在殴打爸爸。惊吓得喊了一声：“爸——”朝他急促地跑了过去。“小琳，别过来！”在他叫喊的同时，身上被几只钢钎刺中了，鲜血一下喷了出来，他“砰”地一声倒了下去。

“爸——”女儿边哭、边喊、边跑着；脚下被一块矿石绊倒了，饭盒被摔得老远，鼻血流了出来，小手一抹，满脸血糊糊的。“小琳！”老冯艰难地支撑起身子坐了起来。女儿踉踉跄跄地跑了上来。一下扑他身上，用手摸了一下淌血的伤口，惊恐地叫喊着“爸爸”！

那几名造反派立即冲上了一辆运矿车，迅速将车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朝着老冯冲去，王金琳万分惊恐地叫了一声：“爸！”

刹那之间，只见老冯猛地将女儿抱了起来，朝旁边用力推了出去。紧接着，只听见老冯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汽车“轰”地一声冲了出去。

不知过了多久，王金琳才醒了过来，吓得浑身都在颤抖。她一步步爬到冯叔身边，只见老冯大口地喘着气，浑身血糊糊的。“爸！”她哭着大喊了一声，用手为爸爸抹去脸上的血。老冯两眼注视着她，那目光里充满了无尽的遗憾和爱怜，喘着气费力地说：“小琳，听妈……妈的话……”他还没说完，头一歪，一下躺在血泊中了。“爸！”王金琳的叫喊着充满了惊恐，撕破了乌云，飘散在茫茫草原。

冯叔就这样含怨走了，没来得及叫一声“瑞英”，还没来得及给女儿更多的父爱，才初尝做父亲的幸福，就急匆匆地走了。瑞英悲痛得几次昏厥在地，她为失去老冯心如刀割，那刚抓到手的幸福又瞬间消失了，让她猝不及防。王金琳刚体会到的父爱也在瞬间消失了。母女俩的悲痛无法用语言描述。

从此，土坯屋里没了冯叔那魁梧的身影，王金琳心灵里的创伤永远都没法抹去。许多年后，她曾专程去内蒙古为她的冯爸爸扫墓。如今，当年的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而那段岁月的情感却永远铭刻在她心间。

三年后的春天，上级决定从内蒙古云宝钢铁公司抽调部份人员去支援西南地区的玉宁县新建一座钢铁厂。瑞英报了名，她带着女儿，扛着被卷和一个木箱南下了。

临行前，瑞英在老冯墓前泪如泉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王金琳抽泣着，轻轻地叫了一声：“爸，我和妈妈要离开了。”女儿这句话让妈妈一下放声大哭起来，妈妈心中的那份情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

汽车启动时，妈妈一次次回头望那低矮的土坯屋，眼里泛起泪花。王金琳咬着嘴唇，久久地凝注着学校操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眼睛红红的。母女俩心里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那疑惑的目光里，泛透着曾经的欢愉和酸楚。

汽车驶上大道，一排排白杨树向后掠去。王金琳终于喊了一声，紧接着“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妈妈将她紧紧地搂进怀里。

第二章

祖国的西南边，以前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居然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铁矿，全国各地钢铁单位抽调了上万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大会战，开发地下宝藏。

最南边的海南人来了，北面的鞍钢人也来了。人们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一项艰巨的工作。那里的天空没有北方那样高远；那里的大地没有北方那样辽阔。可那里有山岭河流，到处青葱翠绿，

漫山遍野叫不出名的山花在金灿灿的阳光下摇曳吐芳，显得那么生动而富有生气。那里的一切都让王金琳感到新鲜，心中的阴影逐渐被山野清新的风带走了。

她和妈妈住进了一个工棚，那近二十平方米的临时棚房住了六位女工，加上她就是七个人了。她也成了那间单工宿舍的开心果，成了阿姨们的小信使。一些口信的传递和购买小物品都成了她快乐的事情。能为阿姨们做事，并得到阿姨们的夸奖，她好开心。她几乎成了大伙的女儿，都叫她“小琳”了。

渐渐地，她与随迁来的孩子们也玩熟了，她们一起采山花、抓蝴蝶、捉迷藏。那里的山花特别多，各种色彩争妍斗艳。蝴蝶又多又大，色彩斑斓、姿态万千，美极了。她常与小伙伴们玩到开心时，发出“咯咯”的笑声，王瑞英的心也随之舒展开来。

没多久，矿山组建学校，她又上学了。那来自“五湖四海”的伙伴们，南腔北调的话常常被彼此听不懂而引人捧腹大笑。然而，更让人尴尬的是学校将三个年级的学生合成了一个年级，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王金琳的成绩处于中下水平，这都是在内蒙古未能上学带来的后果，但她的心里却充满了快乐。这里的同学没有冷冷的目光和敌视的态度，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问候和关照。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到处是纯朴的感情和真诚的友谊。

几次考试下来，王金琳的欢愉神情渐渐减少，她的成绩被甩到更后面去了。瑞英也有点着急了，少不了要批评她几句。好在同宿舍的陈阿姨是高中生，乐呵呵地主动承担了她学习的辅导工作。陈阿姨的热心让王金琳变得喜笑颜开，每天专心听陈阿姨辅导，认真完成补充的作业。瑞英主动将陈阿姨洗衣服等家务揽了下来。

渐渐地，王金琳的成绩不断上升，很快追赶到全班中上程度。陈阿姨特别喜欢她那喜欢思考的习惯，遇到难题，实在解不了才提问。期末考试后，她的成绩进入了全班前十名。她拿着成绩单连蹦带跳跑回宿舍，第一个向陈阿姨报喜，陈阿姨欣慰地亲了她一下，夸她：“太聪明了！”瑞英的心更是乐开了花。

后来，王金琳才知道这里叫玉宁铁矿，是祖国西南边藏铁丰富的矿山之一。开发这个矿山，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每天天刚亮，高音喇叭就响了，播放着革命歌曲和各个单位的决心书。接着就是“轰隆隆、轰隆隆！”的开山放炮声接连不断，整座大山都抖动起来，那火热的场面，真让人们的心绪激动、激情飞扬。这些工人住的是工棚，生活用品匮乏、生活极其困难，但人们就是靠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每人每天都加班加点，毫无怨言。把那大会战一直进行了好多年。

随着岁月的流逝，王金琳的个头长高了。那一对刷辫翘得老高，蝴蝶结在风中飘曳着，显得格外阳光、活泼。在学校，她成了老师的小助手；在宿舍，

她成了阿姨们的乖乖女。每天她放学回到宿舍里，总是将宿舍整理得井井有条，时常把阿姨们来不及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还常常采摘一束野花插在公用桌上，阿姨们开心极了，都忍不住都要亲她一下。

当玉宁铁矿的建设初具规模时，王金琳上初中了。那瘦小的个头也悄然发生变化，脸上的红晕和浅浅的酒窝证明一个少女的花季将临。与班上同学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她有了自己的知心伙伴。一位叫何文静，还有两位叫刘炜，郑小英，分别来自鞍钢和海南。她们常一起去玉宁矿区最高峰吊岩坪俯瞰矿区全景。在那里，对婉延飘逸的玉宁河，发出少女们由衷的感叹。那宽阔的矿区让她们也激情无限，“这里真美，有山有水，还有火热的矿区，将来我要在这里工作多好啊！”王金琳第一次发出了对未来的向往。何文静和刘炜都打趣地说：“哎，离工作还十分遥远，咋就有感慨了，有心思吧？”她浅浅地笑了笑：“哪有啥心思呢，这叫做理想。”

她们在一起，也悄悄地议论起班上的男同学，哪个长得英俊，谁又十分猥琐，说完后，还嘻嘻哈哈地大笑一阵，个个笑得脸庞红彤彤的。

后来，学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准备为国庆献礼，王金琳因为是班委，也被选进了宣传队。那时候，能进学校宣传队的同学都是班上的佼佼者。他们要么成绩好，要么有文艺特长。王金琳进了宣传队却感到很不自在，她红着脸在负责宣传队的冉崇秀老师面前说道：“冉老师，我没有舞蹈天赋，我没跳过舞呀。”她那腼腆的模样让冉老师会心地笑了。

宣传队开始排练节目时，老师给她安排了一个舞蹈，可她的动作不是十分到位，每次排练下来，她都难过得直想哭，沮丧地走到冉老师面前，垂着头，泪汪汪地说：“冉老师，我唱支歌吧，行吗？”

“你能唱歌？”冉老师惊喜地问着。

“嗯，不知您喜不喜欢？”王金琳低声地说。

“嗯，那好，试唱一下吧。”冉老师格外高兴地说：“我正愁没有独唱节目。”

她将王金琳带到风琴旁边，随意按了几个和弦，让王金琳合声，没想到她的乐感好极了。冉老师为她选了两支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颂歌一曲唱韶山》。

在冉老师风琴伴奏下，“月亮在白棉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她的神情一下就进入了那苦难的岁月。歌声随之低缓而哀婉的诉说，眼里闪烁着泪光。练舞蹈的同学们也停了下来，慢慢地走到她旁边，凝神听着。

当她的歌声缓缓地停下来时，冉老师站起来，动情地为她鼓起掌来。王金琳的眼圈红了，溢满了泪水。同学们热烈鼓掌，为她喝彩。

“好，唱得真好！”冉老师上前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今天才发现

你的歌声那么动人，你唱歌的天赋不错，看来咱宣传队不缺好嗓子了。”

当她唱《颂歌一曲唱韶山》时，更是无限深情地倾诉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敬。“好极了，咱宣传队有你两首歌就成功了三分之一。”冉老师的夸奖使王金琳兴奋，对参加宣传队活动有了兴趣和信心。

接着，同班一位来自海南叫杨建的男同学表演了乐器，他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送公粮》，那悠扬而又明快的节奏将丰收后的喜悦演奏得十分鲜活。同学们赞赏地为他鼓掌。冉老师赞赏地点着头，欣喜地说：“咱玉宁矿区中学宣传队真是人才济济，不愁没有节目了！”

瑞英真没想到女儿的歌声让她获得了那么多的开心和快乐。

国庆汇演那天，矿区的人们纷纷奔向广场。王金琳以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让广场上万观众凝神静听：“月亮在白棉花般的云朵里穿行……”那深沉、悲怆的歌声饱含着那岁月的苦难和“妈妈”的艰辛。她的神情那么凝重而又悲伤，眼里的泪花在灯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泽。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看到今天的好光景。她那低缓而又期盼的歌声缓缓地停了下来，那目光依旧凝视着广场上空的一轮浩月，泪珠一下滚出了眼睛。顿时，台下掌声雷动，久久没有停息。

她演出成功了。妈妈在抹着眼泪；宿舍里的阿姨们在抹着眼泪；坐在台前的领导们也揉着眼窝。

从那以后，她在矿区也成了小名人，学校的同学也用赞许的目光注视着她。冉崇秀老师更是喜色望外，并主动要求王金琳去她那里学习音乐，金琳高兴地答应了。她更没想到，冉老师的音乐知识在她往后的岁月里受益颇多。

岁月如梭。不经意间，她以优秀的成绩进入了高中。那时候，矿区中学的高中生名额是有限的。女儿能上高中，瑞英高兴得泪花闪烁。接通知书那天，王金琳诚挚地向陈阿姨鞠躬表示感谢，还为陈阿姨买了一条丝巾。那天，瑞英还做了一桌饭请宿舍的阿姨们以表谢意。她真诚地感激阿姨们对女儿的帮助和关照。饭后，王金琳十分动情地为阿姨们唱了一首《吃水不忘挖井人》，阿姨们感动得直夸金琳懂事。

王金琳刚上高中，矿区的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职工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为职工们修建了一批临时住家平房。这种平房有别于集体宿舍，可以真正安下家。瑞英向领导部门提出了申请，可上万人的矿区，那为数不多的临时平房也成了众人向往的“宫殿”一般。同宿舍的阿姨们也为她母女俩呼吁。瑞英找了不少领导，可僧多粥少的局面确实让领导无奈地摇头。

王金琳的同班同学何文静看见她时常叹息而又忧虑的模样，不由得关切地问：“小琳，啥事那么不开心？”

“唉，妈妈这些天很焦虑，为分配临时住房的事找了许多领导都说没指望

了。”金琳无奈地说。“哦，”何文静点着头说，“你妈妈叫领导去看过你们的住处吗？”

王金琳咬着嘴唇摇了摇头，眼睛潮湿了：“妈妈好想有个家。”何文静望着她没说出话来。“唉，不说这些了。”王金琳揉了一下眼窝。

何文静嘴巴张了几下才说道：“小琳，我想去看一看你和阿姨住的地方，行吗？”只见她淡淡地笑了一下：“不去了，那是单工宿舍，很拥挤。”

何文静没等她说完，上前挽着她的手臂，浅浅地笑着点了一下头：“我还从没去过你那里。”王金琳无奈地点了一下头：“好吧。”

当何文静来到王金琳与妈妈住的单工宿舍时，不由得轻轻地“啊”了一声。立即用手掩住嘴。那是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工棚房，里面除了四张上下床铺外，还叠放着几口木箱。另有三个煤油炉放在一个桌子上，似乎就是她们的厨房。一张公用长条桌上放着一些生活用品，桌下放着几个热水瓶加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整个房间拥挤不堪。

何文静怎么也没想到王金琳平时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并且还能取得好的学习佳绩。她咬着嘴唇没有说话。

王金琳反而轻轻地笑了笑：“走吧，文静，这些年里，我和妈妈已习惯了。”说罢，拖着何文静的手臂离开了。

何文静与王金琳分手后，一口气跑回家里。一下拉着妈妈的手，哽咽着说：“妈妈，给王金琳帮帮忙吧。”“啥事，你这样伤心？”她妈妈是玉宁矿区中学的老师，叫何世精。也是王金琳和她的班主任。“她住的地方太狭窄了。”何世精愣了一下：“我咋帮她呀？”何文静抹了一下泪水：“让爸爸去看一看吧，为她们分配一间临时宿舍吧。”何世精皱了一下眉头，“这……唉，文静呀，你爸的脾气你知道的，这次提供的房子不多，他能听妈妈的吗？”妈妈的语气显得有些为难。

何文静咬着嘴唇，凝望了妈妈一会儿，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自己想办法。”

原来，何文静的父亲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现任玉宁铁矿矿长兼党委书记。平时，父亲不准她在外面张扬自己是领导干部的女儿。连平时的穿着打扮都要求她朴素大方，接人待物要和气，不要有优越感。所以，班上的同学还不知道她是矿长的女儿，只知道她父亲是机关干部而已。

那天，文静等父亲吃完晚饭，轻轻地倚在父亲身旁，望着他不说话。父亲看了她一眼，笑着说：“文静今咋啦？”因为平时里她很少在父亲面前撒娇，连说话也格外谨慎。因为他那严肃的表情让她十分敬畏。“爸！”何文静的声音有些低沉。“嗯，有事吗？”父亲点着头问。只见何文静立即站到他面前，语气十分认真地说：“我要带您去看一个地方，好吗？”“看哪？”父亲的语气